

忆 1950 年达赖喇嘛去亚东及劝和团 迟玉锐来藏片段

恰宗·其美杰布

(一)

藏历第十六饶迥火猪年(公元 1947 年),热振、达扎事件发生后,西藏大多数僧俗群众不再拥护达扎摄政。

藏历铁虎年(公元 1950 年)九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昌都,少数外国反动势力四处散布谣言,但失去人心的达扎摄政王已无法挽救岌岌可危的噶厦局势。因此,噶厦政府主持召开了有僧俗官员和三大寺代表参加的“西藏官员大会”。会议通过了呈报达赖喇嘛的禀帖,进言其“担当起政教大任。全体西藏僧俗百姓定会在您的指挥下竭诚孝忠,各尽其责,同舟共济”。

是年藏历十月,达赖喇嘛“亲政”,掌管了西藏地方的政教大权。当时,拉萨城内议论纷纷,人心惶惶,局势动荡不安,为避嫌和“安全”起见,达赖喇嘛决定迁居亚东并于藏历十一月任命大堪布洛桑扎西和孜本鲁康娃·次旺热旦为代理司伦^①;决定基巧堪布阿旺朗杰(达赖喇嘛的近侍,高级僧官)续任原职,代理噶伦土登热央和先喀·久美多吉主持噶厦工作,代理堪仲拉恰·土登桑杰主持译仓勒空^②工作,土登嘎娃主持孜恰^③工作,破格提升孜本凯墨公

① 司伦:一种非常设性官职,其地位高于噶伦

② 译仓勒空:原西藏地方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机构,堪仲是该机构的负责官员。

③ 孜恰:专管发放贷款和为达赖喇嘛收支财物等事务的机构。

子和代理拉恰门堆公子主持孜康^①工作，马基堪穷僧官嘎章·洛桑仁增和工作人员策松·平康等主持马基康^②工作。藏历十一月九日，达赖喇嘛率司膳堪布、司寝堪布、司祭堪布（食、宿、法三堪布）、代理基巧堪布土登罗桑^③、大卓尼帕拉·土登悦旦^④、四名孜仲^⑤、膳食官等少量精明干练的近侍，还有噶伦然巴·土登贡钦、噶伦索康·旺钦格勒、代理噶伦柳夏·土登塔巴、秘书长土登群培、秘书长土登旦达、孜恰雪康公子、拉恰^⑥群增仁钦、藏军司令凯墨和擦绒、孜本朗林巴以及警卫代本达孜·平措扎西和统辖的警卫部队，一起离开布达拉宫，启程前往亚东。

在沿途除保留原治安部队外，还增派了拉萨至岗巴拉山的警戒部队。朗孜厦米本^⑦和雪勒空雪聂^⑧对拉萨城内和郊区的安全进行了周密部署。其实当时的社会治安并未发生意外情况。

达赖喇嘛一行离开拉萨，在拉萨的德国人哈热和阿夏·那达惶惶不可终日，打算尾随而去，要求派马匹和护送军人。由于公用马匹已全部征用，故只好发给他们两人沿途通行证和派马牌^⑨，他们当晚即仓促离去。

（二）

就在十四世达赖喇嘛去亚东期间，劝和团代表迟玉锐先生（汉族）抵达藏北那曲。

- ① 孜康：核算实物地租、劳役地租等财政收支的机构，孜本为该机构的负责官员。
- ② 马基康：原西藏地方政府主管军队的领导机构。
- ③ 基巧堪布：达赖喇嘛的近侍高级僧官。
- ④ 大卓尼：为达赖喇嘛接待宾客、传达命令的高级僧官。
- ⑤ 孜仲：为达赖喇嘛接待来宾的僧官。
- ⑥ 拉恰勒空：管理传召法会的收支和拉萨市内、近郊部分寺庙僧人的生活和供品的机构，拉恰是该机构的负责官员。
- ⑦ 朗孜厦：维持拉萨老城区治安和行使法律的机构。米本是该机构的负责官员。
- ⑧ 雪勒空：总管布达拉宫财物及拉萨郊区政法的事务机构，雪聂是该机构的负责官员。
- ⑨ 派马牌：征调牛马差役之执照。

藏历十二月七日，藏北总管土登桑布和四品官日萨加甘向噶厦政府报告：“达孜活佛、夏日仓活佛、先灵活佛（噶登加措）及汉族迟玉锐先生等一行已到达那曲，声称是为和平解放西藏事宜，专程前来宣传、讲解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愿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僧俗官员、寺庙僧人和民众切勿疑惧。我们正谨慎接待并将其阻留此地，可否放行拉萨，请明示。”经摄政王、噶伦、秘书长、孜本商议后批示：“共产党已解放昌都，达赖喇嘛被迫去亚东。现在为促成藏汉速归和好，大家正共同努力；暂因各种文书不宜公开发布，故请藏北总管收缴其所有文书及可疑物品；噶登加措等三位活佛可即刻放行来拉萨，所需马匹予以差派。另关于汉族迟玉锐的住行，已请示达赖喇嘛，尚未见批复。对其要热情相待，好生看管，切勿让其随意接触任何外人。你俩应多方探查，不可轻率，应使其感到宽慰。”

三位活佛到拉萨后，将达孜活佛^①安排在尧西达孜府邸，将夏日仓活佛^②和先灵活佛噶登加措^③安顿在雄嘎夏院内。不久，达孜活佛去了亚东。

藏历铁兔年（1951年）元月，藏北文武总管噶伦多喀瓦向拉萨噶厦禀报：“达赖喇嘛及其随从现住亚东，他身边只有少量的警卫随员，后藏地区有何敌情难料。所以我亲率第二代本所属部分兵员开往日喀则和江孜交界处，以防万一。”据此，司伦和噶伦研究后答复：“扎什伦布寺嘉荫扎萨喇嘛、日喀则宗总管台吉^④和堪穷^⑤报告说‘后藏地区尚无军情’。去年昌都失守后，上下霍尔^⑥地区和硕搬督宗、达尔宗、洛隆宗等地混乱不堪，故文武总管亲临

①即土登居美诺布，十四世达赖喇嘛长兄，塔尔寺活佛。

②黄南州同仁县隆务寺活佛。

③青海大通县活佛。

④三品俗官。

⑤四品僧官。

⑥藏北牧区。

要地附近很必要，请你暂住那曲，主持当地日常工作。另外，已通知卸任昌都总管拉鲁噶伦暂住达尔宗或工布江达宗，不要径直返回拉萨。”派信使送批文到那曲时，多喀瓦噶伦业已离开那曲，经羊八井去日喀则了。

藏北总管向噶厦禀报：“对汉族官员迟先生经多次婉言劝阻，他依然坚持要去拉萨，若继续在此地纠缠，实在难保其不发生意外，如何是好，请明示。”

噶厦政府专派五品俗官旦加前往那曲，然后佯装要从那曲去拉萨，将迟玉锐带到乃东宗。旦加遵令带其经墨竹工卡、直贡地区，翻越果拉山，把迟玉锐带到了乃东宗，并暂时将迟玉锐先生软禁起来。

迟玉锐察觉后怒斥旦加等人：“为何把我带到这偏僻山沟来？我是遵照上级首长‘一定要到拉萨去向西藏上层人士解说和谈政策’的指示来的，绝不会伤害群众。劝你们别耽误时机，若误了和谈大事，后果得由你们自负。现在即刻放我去拉萨还来得及，前事可既往不咎。”

数日后，旦加将迟玉锐交乃东宗政府看管，自己又专程返回拉萨向噶厦汇报。噶厦对翻译诺布次仁和旦加面示：“在藏汉和谈未确定之前，坚决拦阻共产党的官员进入拉萨，不放行一人，这是政府的决定，因此在过去数月里迟先生不得被阻拦。现在已决定进行和平谈判了，故不必再猜疑迟先生的行动，可立即让他来拉萨。”派他们两人又专程前往乃东宗。

当旦加走到达孜宗多钦地方时，迟玉锐已赶到了多钦。相遇后，一同前进，并于当天赶到了拉萨，被安排在雄嘎努院内住宿。第二天，代理噶伦土登热央和先喀·久美多吉在大昭寺会客室会见了迟玉锐先生。会面后，他俩向迟先生表示歉意，解释了因不明详情而造成的种种误会，表示今后要多方协助把各方面的事做好等，并退还了在那曲收缴的发报机等器材。

在亚东的达赖喇嘛命令驻拉萨的噶厦政府：“军队总管凯墨扎萨和秘书长土登旦达为噶伦阿沛的助手，由水路赴京参加和谈；四品僧官土登列门和四品俗官桑颇携达赖喇嘛内宫印鉴和谕书交给阿沛，经昌都陆路赴京，要即刻派遣。”噶厦政府根据命令送走了土登列门和桑颇。从此，拉萨等地不再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局面开始趋于平静。

（王志敬译）

察瓦左贡与桑昂曲宗两地民兵首领舵长官

察瓦·甲兰阿觉 口述
多布杰 执笔

噶伦喇嘛强巴旦达委任扎朗、玉妥堪穷·旺堆罗布进驻左贡时期，于藏历第十五绕迥火龙年（1916年），该噶伦喇嘛从硕搬督向朵麦辖内各个宗发布文告，命令阻截汉军进入西藏。

据此，扎朗与玉妥堪穷·旺堆罗布专程赶到左贡，布置藏滇地界的肖拉、波塔拉、梯拉、多盖拉、甲巴桑拉五座山口的防务，从左贡、曲宗两地征集‘木龙年征兵规定’以外的兵源五百余人，分派到上述五座山口驻守，委任左贡宗大管家格勒和桑昂曲宗代理宗本林嘎协奥·顿珠贡布两人为首领，名曰‘舵长官’，常驻舵村，负责指挥调遣驻防民兵。他们便乘机经常在当地摊派各种杂役劳务，征收食物等多项赋税，恣意骚扰黎民百姓。

扎朗和旺堆罗布在左贡滞留了数月。又派遣左、桑两地民兵百余人，驻守芒康桑巴渡口，委任甲本丹增列谢为其指挥官。民兵队伍开进渡口时，与国民党夏大人（音译）指挥的部队交火，藏军民兵数人伤亡，队伍不敢留驻，逃回了左贡。扎朗却指责民兵“勾结汉人”在左贡树林里召集所有百姓，当众将丹增列谢斩首，将巴塘纠本车萨江白、邦达纠本扎西平措等十九名纠本抽筋，全部当罪人惩罚，导致左贡宗的碧土顶所属盐井地方的司热与卜多两地的一百六十户差巴，以及拉公寺被迫投向巴塘，形势日趋紧张。国民党巴塘驻军进驻盐井，左贡宗失去了以上领地。

其时，碧土顶所属的舵巴顶本阿丕，将一块草地献给拉公寺，

欲将碧土顶也置于巴塘治下。因此，扎朗所部官兵突袭抓捕了舵巴顶本阿丕，同时强行向前些年已经归附汉人的原属民课征欠税，这部分属民被逼得走投无路，有的逃到波密，有的远遁云南。扎朗将抓获的舵巴顶本阿丕、次旺班登、强巴旦增、次旺多吉、布益西、强林布、比达布等几位顶本的房产一律没收，人员押送到住在硕搬督的噶伦喇嘛强巴旦达处。并且从此废除左贡宗属下顶本世袭制，改为委任轮值制。以上顶本解送硕搬督后，即被噶伦喇嘛强巴旦达监禁起来。为此，碧土寺活佛携三位有声望的寺庙执事，专程前往硕搬督拜见噶伦喇嘛强巴旦达，乞请释放被监禁的顶本。该噶伦喇嘛与碧土寺活佛同为色公金刚师的门徒，尚属亲密挚友，故予应允，诸顶本获释。噶伦喇嘛到了左贡，还严厉训戒扎朗和玉妥·旺堆罗布：“不得借口我方百姓投靠汉人，而对辖区内属民敲诈欺凌。”

扎朗与旺堆罗布在左贡滞留四个月后，扎朗先行归去。

下面介绍‘舵长官’易名‘舵驻防与征收官’后的历任官员。

噶伦喇嘛强巴旦达到达昌都后，重新整顿了朵麦地区征税总管理机构，并将此前委与左贡宗和桑昂曲宗共同担任的“舵长官”一职改为‘舵驻防与征收官’^①，派出首任官员雪仲^②乃堆巴。

其时，汉藏间的贸易货物‘过地稅’、‘马鞍稅’（即驮运稅）以及对朝圣者和过往商人的盘查等，都非常苛细严厉，并以舵村为中心，在左、桑两宗各地，建有七处征税分支机构。机构所在的七个地方是左贡宗的田妥、笛、碧土、加朗，桑宗的尼曲山腰、溜索、门空。在这些地方各派有一名征收代理人及随员三至四人，均需由当地提供他们的乘骑、餐饮、饲草、住宿等，对属民的勒索惊扰甚为剧烈。

由于不堪重负，辖下属民终于群起请愿。他们诉说道，先前

① 以下仍简译为“舵长官”——译者注。

② 地方政府俗官——译者注。

征调民兵五百人，要供给他们每人的衣食，费用负担已很沉重；有些户本无多余劳力，还要派人把民兵送到驻防地域，造成这些家中无人从事生产劳动，还经常被迫支应各种徭役，委实困苦不堪。他们请求官府，怜悯贫穷弱民，免去民兵抽丁，而代之以兵源纳税。官府终于允许抽丁减员一半，改为每人每日一元的兵差税，保留另一半服役民兵，仍逼迫着去驻防。

门堆巴任朵基期间，委派孜仲^①阿旺桑旦为舵长官。当时正值拉萨甘丹寺的堪苏^②旦增平措去世，为了争其遗产，该堪布在卫藏和康区的徒弟各为一派，发生诉讼纠纷。舆论认为此案判决偏袒了卫藏一方，于是贡嘎林巴方^③二十余名僧俗人众带着武器，强行夺走了堪苏的贵重财物二十多驮，尔后逃向康区。拉萨噶厦通过朵基命令左、桑两宗及其所属舵长官，务必将上述人犯及其所掠财物一并捉拿追回。据此，左贡代理宗本班滚坚赞、察玉协奥格桑群培、舵长官孜仲·阿旺桑旦共同率民兵戒备守候。当贡嘎林巴方的二十余人逃到舵村时，双方发生械斗，舵长官手下的甲本赤来和帕三卡热家的儿子等二人被杀，武器也被缴去，舵长官等三人被迫躲进羊圈藏身，追捕失利。贡嘎林巴一帮人抢劫了当地三户牧民，挟持牧人益西群培和桑培两人为他们带路，翻过强拉嘎波山，经擦卡洛逃往云南。他们到达乡城巩林后，给两个带路人配驮骡一匹，送了一些干粮，放回了家。这一事件经过禀报朵基后，批复称：三年之内，免去该地除法定年贡以外的其他所有赋税徭役，但被抢去的甲本赤来的枪支，需由当地属民凑齐其应得价值上缴。

在此后几任舵长官姜赛巴、雪仲玉拉瓦、孜仲土登杰布等人任上，除了通常乘骑、膳食、饲草、柴禾、劳役摊派外，对属民尚无特别苛刻敲诈之举。

① 地方政府僧官——译者注。

② 卸任堪布——译者注。

③ 即康区一方——译者注。

芒康地区的驻防藏军代本西嘎林巴·其米多吉,曾从左、桑两宗辖区额外征集‘手镯印兵’^①和‘腋络僧兵’^②,并在宗府及所辖各地委任了四名操练教官和司号教官。左、桑属民要为这两种驻军提供膳食,支应劳役。因此,藏历木狗年,两宗属民向朵基詹东瓦诉苦请愿,方才决定除保留‘腋络僧兵’驻守舵村外,取消以前扎朗时期部署的其他所有守备民兵,当地过重的负担,有稍许缓和。

其时,地方政府曾发布所谓八条告示。告示称:现已普遍提高了僧俗官员的俸禄,因此,各宗宗本、各兵营如本、甲本人等,在其所到之处,只准许让当地百姓支应三日以内接应徭役,不得再增加其他任何摊派和劳役,并要求每隔六个月,呈报一次牛马差役统计等,作出了严格规定。但是,左、桑两宗历任宗本及舵长官,只是领取新增薪俸,对属下百姓,毋说按告示行事,反而借口朵基指令,假公济私,大肆增加各种摊派。而在另一方面,告示第六条规定,为了保护山林,要严防火患除老鼠、豺狼以外,不得狩猎任何野生动物,不得在圣地附近采挖虫草、贝母、雪山贝母等药材,不得采集岩石蜂蜜。大概因为当年正值达赖喇嘛本命之年,还规定不许盖新房、开荒地等。当权者见此条有利可图,便死死抓住不放,一旦发现些微违犯之处,即予严厉处罚。例如,左贡属民鲁康土登猎杀了一只鹿,虽然向寺庙和乡吏头人多次谢罪,请求宽免,但未能如愿,仍被罚没面值十两的藏币八百文。

舵长官孜仲阿旺塔巴任上,藏历木狗年(1934年)三月三日,邦达·多布杰犯上,怂恿其代理人顿珠朗杰率百余官兵打进左贡,迫使住左贡的昌都钱庄管事孜仲洛桑唐曲主仆逃回昌都。舵长官孜仲阿旺塔巴将此事禀告朵基后,朵基立刻调遣第七代本直逼左贡,邦达代理人顿珠朗杰一伙仓惶而逃。顿珠朗杰在左贡的老家荣巴仓被查封,左贡宗召集乡绅顶本进行协商,并将情况禀报了朵

①普通藏军士兵所带手镯上刻有标识,印记——译者注。

②佩带腋络标识的僧兵——译者注。

基。但朵基下令解除查封，使其一家免于破产。

在扎萨赛张巴和苏康扎萨担任朵基期间，先后出任舵长官的有：扎萨孜仲赛张巴的代理人、霍尔地区塔杰寺的嘎里、格桑西绕、管家旦增、苏康扎萨的代理人知宾格桑仁青等，他们在舵地方曾标新立异地设卡盘查过往商贾货物。

一次，云南德钦大商休日扎西由印度噶伦堡为甲米次仁长途贩运二十五驮印度货物至云南丽江。货物中有两驮层层包裹、用铁丝缠绕紧捆的箱子。舵长官下令开箱检查，大商人扎西称：其中一对是我自己的，可以打开检查，但另外一对是甲米次仁的货物，现在主人不在场，随便打开，容易造成我们之间的矛盾，要求免于检查，还通过碧土寺执事献去礼金金额十两的藏币一百文。但是舵长官未予理睬，表示非检查不可。大商人扎西无奈之下便提出：箱子可以暂且扣留，我将在一月之内领着主人前来，到时再予检查。说定之后，扎西赶回了德钦。

过了数十天，德钦寺的四名僧人和两个俗人共六人，带着武器来到察瓦碧土的舵长官驻地，一到城堡口上，便接连向城墙开了四枪，并厉声叫喊道：“舵长官听着，大商扎西留下的箱子，立即送到门口！你送还是不送？”舵长官闻此，惊恐不已，立即派两个兵丁将箱子送过去，他本人却躲藏起来。那六个人在城堡前面滞留了两个多小时，吸着鼻烟，喝着白酒，还劝围观的阿觉等人同饮。尔后向舵长官驻地又连开了十枪，并喊道：“舵长官听着，你们从左贡、察隅再多征一些行尸走肉（喻抽丁民兵）吧。我们慢则一个月，快则四五天，一定会再来这里，那时我们就可以一起过个好年。请多保重！”叫喊一阵后，便扬长而去。

这伙人回德钦后不久，邦达文书贡布次仁与休日扎西经过商议，又带着四十余人，于藏历四月十五日潜入碧土，突袭舵长官驻地，将长官的家什财物、私人枪支十二支、官配英式枪支二十五支、弹药箱若干，以及乘骑骡马等抢掠一空，径直返回。朵基扎萨喇嘛

的代理人、舵长官噶里身佩英式手枪，在碧土寺僧兵纠本^①顿珠平措掩护下，从一间厕所溜进碧土寺躲藏；苏康扎萨的代理人、知宾格桑仁青却遭暴打，死在厕所里。

十六日，碧土僧俗民众聚会商议后，遣代表向朵基稟报事件始末，朵基决定：调遣芒康的措高代本和驻盐井的贡嘎喇嘛堪布，联合带兵进剿拉义宗内德钦地区，调遣第十代本所部如本^②桑珠尼玛官兵经由碧土进入窝日，守防渡口。但是此举除了惊动左贡、德钦两地百姓外，并无多大收获，所劫财物，仅追回骡马二十五匹，官配枪支 25 支，且膛中无一发子弹。

原任舵长官被迫撤回昌都后，联合朵基扎萨又委派孜仲七品官罗追朗杰出任舵长官，兼负剿匪责任。但此人到任伊始，手下士兵在强麻寺酗酒，被该寺两名执事殴打，其斥之不轨，欲责难滋事，强麻寺和碧土寺众执事向其谢罪，也未能奏效，仍被索去面值十两的藏银一千枚。不仅如此，碧土顶属民因从事繁重农活，日常生活中离不开饮用青稞酒，而且当地茶叶价格昂贵，十分稀有，该长官明明知道这些情况，却以节省粮食、严格管束为由，禁止老百姓酿造和饮用青稞酒，规定违者每户课罚藏银一品；同时，对过往藏汉商旅肆意盘查、罚没。当地僧俗民众和商贩不堪忍受，曾多次向朵基申诉请愿，但始终没有结果。

朵基噶伦朗穷瓦任上，委任雪仲杰康囊巴为舵长官。其时国民党官兵一行二十五人进抵碧土，声称由此途经察瓦龙，前往印度修筑公路。然而舵长官疑是云南土匪，即逃向扎玉躲避，委派扎玉协奥·格桑尼玛、曼空协奥·旺堆两人，带着鹿茸、麝香、虫草、雪山贝母等药材，作为贽见礼，前去面见驻扎在碧土的国民党官兵。扎玉协奥称：“舵长官因其女儿病重，未能亲临，由我代其前来拜訪。关于贵军经察瓦龙到印度修筑公路一事，虽然我们不便立即做出

①译义十夫长，即同班长——译者注。

②藏军代本之下的官职，规定领兵二百五十人——译者注。

通行决定，但可以通过当地宗本及朵麦总管^①向藏政府禀报，俟明确批示后再做答复。但奏呈不像你们发电报那样快捷方便，我们的规矩是沿着驿站，靠人骑马依次传递，经过多日才能送达。这里更是地处偏僻，因此在接到藏政府明示之前，贵军官兵可否搬到食宿较为方便的德钦地方？一旦得到藏政府明示，协奥本人定当亲赴贵军驻地传达。”国民党官兵欣然应允，并当即向协奥回赠银质胸章一枚、锦缎一匹、蒋介石和李宗仁的画像各一幅；另托请转送舵长官金质胸章一枚及上述两人画像。此乃作者本人亲眼所见，但是否真正送到，则不得而知。当时送给国民党官兵的贽见礼，全系向当地差民按“差岗”分摊收取的。

在雪仲杰康囊巴出任舵长官三年期间，强迫左、桑两宗属民支应各种徭役。例如，他曾集中手艺好的木匠制造木箱，集中手艺好的铁匠打制木箱铁箍，集中手艺好的皮匠鞣皮子，集中手艺好的银匠打造供杯银器等等，还从桑昂曲宗调集骡马四十匹，从左贡宗调集毛色相同的牦牛二十头，均驮上东西^②，派遣司号手尼玛、操练官赤来两人押送，经工布一带，驮运至他自己在后藏的家乡杰康谿卡。

此后，云南方面的匪患日趋严重，雪仲杰康囊巴将舵长官的权益租赁给擦绒·曾娜朗欧与阿古两人，而他本人回到了拉萨。承租人朗欧对当地百姓，标新立异，百般苛待，并强行私建牢房。曾蛮横盘查、抢夺云南李桑（音译）家的货物。李桑家向朵基告状，朗欧不得已遵从朵基之命，进行了赔偿。碧土百姓亦因忍无可忍，终于群起造反，朗欧主仆在宗内无处藏身，逃进碧土寺求救，两名仆人遭百姓暴打而卧床不起。

朵基玉妥任上，委派其大管家为舵长官。此间绒地商人嘎图将八驮茶叶出售给扎玉寺，舵长官对此大为不满，借口未曾禀报，

①即朵基的全称——译者注。

②指将前述打造的银器装进木箱驮运——译者注。

没收了全部茶叶，并责罚扎玉寺面值十两的藏银一千枚。然而此后不久，玉妥大管家本人染病返回昌都，途径窝亚时猝死。

朵基玉妥曾先后两次承运汉商次仁的商货三百五十驮，以收取其运费。承运时，在昌都至德钦之间，支派沿途役畜驮运，并派遣旦增罗布、知宾及管家^①三人为押运头领。当商货运经扎玉时，当地百姓责问道：“你们为什么在承运商货时也支使驿站徭役？在我们这里，不见有官府印照，从来都没有额外支应役畜的习惯。”三个押运头领遂将扎玉顶本洛桑抓去，并用皮鞭抽打他，肆意妄为。

故此，当地百姓秘密商议，一些人主张派人去拉萨，向官府申诉告发；但多数人主张，还是像过去被逼无奈时那样，逃往丽江一带，容易找到饭吃，而上拉萨告状，连路费都难以凑齐。正当商议之中，新任舵长官姑加苏巴·扎西顿珠抵达扎玉。他向三个领头的追问支派役畜情况，并严斥道：“你们三人不顾官府未授任何印照，擅自惊扰百姓，运用役畜，实属不当。黎民百姓不堪忍受，乃势所必然。”为抚慰遭受鞭打的扎玉顶本，由新任舵长官个人付给此顶本藏银十五两，并献了哈达。责令汉商次仁的押货人李先生向当地百姓如数付清承运役畜的所有运费。同时下令，只要按乡规付清了运费，当地人应让商货顺利通过。

在扎西顿珠担任舵长官期间，对属下百姓、过往商旅、朝圣信徒，都较其前任温和。

朵基拉鲁任上，舵长官接到其一纸令文，遂于扎玉召集各顶头人，说：“西藏护法神谕示，汉区内乱，共产党得势，已经统治了大部分地方。吾西藏雪域面临共产党进犯的危急关头，为免此祸害，各宗谿所有僧俗人众，须即刻大事诵经祷告，敬奉乡祇，供奉战神，火祭驱魔，施咒禳灾。尤其是共产党极有可能伪装成商人、香客，

^①此处知宾、管家皆为贵族玉妥的家丁——译者注。

潜入西藏从事密探活动，故各地山路隘口、渡河过桥等，须日夜守护，严把关卡”，气氛煞是紧张。时任舵长官为帕邦喀活佛的大管家赤来塔杰，他接到此令文后，仰仗萨旺^①拉鲁与帕邦喀活佛的权势威望，恣意妄为，向当地属民、寺院、商贾，甚至朝圣信徒横征暴敛。

其时人民解放军正在解放云南一带，传闻为了解放西藏，解放军部队将从云南进兵左、桑两地，舵长官向朵基拉鲁奏文：“据悉，云南方面的汉军欲逼进西藏，左、桑两地山关隘口险情丛生。是故最好调遣一代本驻扎此地，作为吾等之援军。若不能做到这一点，则左、桑两地宗本必须亲自留守察瓦龙，以指挥当地僧兵作战。为此，请速向各宗本通报告示为盼。”鉴此，朵基拉鲁即向左、桑宗本发布令文，要求组织千余民兵，坐镇部署察瓦龙五处山头隘口的防守。左贡宗本孜仲土登扎西与桑宗宗本江乐金代理人贡珠啦二人根据朵基命令，收集各寺院及商贾的所有枪支弹药，征调五百民兵布置驻守在肖拉山口，另征五百民兵驻守在曲都拉康桥头，以堵截多益拉与甲巴桑拉两山头的关口。

舵长官赶到肖拉山口察看设防情况，此间听闻解放军已陆续进抵附近地带，便借口因为喝了桦木水中毒致病，退回了昌都。当时左、桑两地僧俗民众中流传这样的说法：“以前，帕邦喀活佛来昌都传经时，我们是多么虔诚地信仰他。但是舵长官赤来塔杰身为帕邦喀活佛的大管家，却如此欺压老百姓，我们再也不崇信帕邦喀活佛了！”故而索性烧毁帕邦喀活佛画像者，也大有人在。

此后，左贡宗本孜仲土登扎西与帕邦喀大管家的代理人雍仲索朗驻守碧土期间，解放军突进碧土，立即召见并宴请舵长官、寺院活佛执事、乡吏绅士顶本等，宣传解放军进军西藏的目的及各项方针政策，高团长还让时任碧土顶本的鄙人阿觉逐一介绍在座的

^① 同 噶 伦——译者注。

长官头人、活佛高僧、顶本绅士的名字、职务等。此后，高团长问道：“你们宗辖各地共有多少守军，请讲明白。”左贡宗本应回答话，谈及扎玉以上地带僧兵部署情况，巴雪通事在翻译时错把“扎玉”译成“察雅”，高团长听后又说：“要把察雅以上驻兵全部交出来，”而左贡宗本孜仲土登扎西答称：“我们只能交出所属左、桑两地民兵，而‘察雅’驻兵系藏府代本部下，我们无权交出”，高团长听此言，大为恼怒，脸色骤变，吓得左贡宗本回到驻地后，竟拿刀子划破自己的脖子，鲜血直流，但没有当场死去。高团长闻讯，立即让鄙人阿觉及碧土寺的三名执事前去宗本处问明情由。我们赶过去，耐心询问：“老爷您的脖子，是被解放军砍的，还是被哪个属民砍的，请实话相告。”他回答说：“我的脖子，是我自己拿刀子划的，不是解放军，也不是属民。我觉得我投降汉人，是藏政府的败类，因此，只想自尽了事。”我们便对他说：“如果老爷您是败类，那么在昌都的朵基萨旺，也已经通电投降汉人，不也是败类吗？”孜仲听了，甚是惊愕，也显得很后悔。当时人还活着，高团长很关照，将其托与我，我带了八个人抬着轿，把他送往驻德钦的解放军司令部医务处，但赶到离德钦不远处时他就断了气。巴雪通事或许因为错译“扎玉”为“察雅”，惹得高团长对其不满，而被开除或者调离，反正又换了一位新通事。

此时，朵基噶伦阿沛的管家巴桑，被委任为舵长官。但在赴任途中听说碧土布满了解放军，便将几箱官配枪支丢在巴宿辖内确珍驿站后仓惶逃回拉萨。

（西藏社会科学院 次仁班觉译）

拉加里家世

郭察·索朗多布杰

佐证第巴（头人）拉加里的悠久家世及其门第与政治权益的珍贵文献，曾收藏在岩穴中。其中大多毁于雨淋，现已无从稽考，剩下部分，又遭‘文革’浩劫，虽经多方查询，仍一无所获。兹将其其他文献资料中所述及、采访尚健在的原拉加里随从、属民中的一些老人所获材料，一并整理于后。

拉加里府邸之方位及其建筑

拉加里村落坐落在古城泽当东南方大约 50 公里处。在其北面有一土丘，高约一百数十米。府邸就修建在这土丘上，是三层楼房。府邸前的广场是用白石铺砌的地面，其上有用各色石块拼成的‘八瑞祥’、‘七政宝’、‘五妙欲’等图案。广场中央为每年藏历正月跳神的场所，可容纳艾钦日果一带五寺喇嘛同时献演。艾地的能工巧匠多，故府邸建筑坚实、宏伟。府邸以北的林卡面积比拉萨的罗布林卡要大三倍。林卡内建有别墅，别墅的建筑独具风格，门帘隔扇，花雕彩绘，龙飞凤舞，四周有花草树木环绕，并在幽静处建有一座浴池。

拉加里谱系

第一任赤本(万户长)吐蕃赞普嫡传亚龙觉沃贵胄拉(神)·扎

勒南吉。他来到艾地上部的温泉村，盖起一小间房舍。时见附近山上火焰腾腾，甚为惊奇。细观之，原来该处“加伍”（草名）草丛自然起火，此乃吉祥之兆。随于此山附近建起寺庙与庄园。寺庙被称为加里寺（加伍草山庙）。庄园废墟及温泉，至今仍能见到。

拉·扎勒南吉居住加里宗堡，居赤本之位，与第一世达赖喇嘛结为供施关系。在加里角楼举行新年朵钦（抛食驱鬼）仪式，定为例规。当他来到艾钦日果一带时，征兆显示祥瑞，村民奉其“献客”青稞人均一克。他遂成为当地首领，在日果曲宗修建了官府、殿堂。

其后，拉·晋美旺秋嗣位，生子拉·强巴热布旦与拉·玉廓旺秋两兄弟。

在此期间，诚如德钦林巴活佛所言：“艾地流血有三起，而后出现强巴王，倡佛立业多兴隆！”其势委实日盛。尤其是拉·玉廓旺秋建起了沃卡达孜宗堡，恰如楞伽（罗刹）之城搬到了人间，便开始统治该地庶民。

其后，拉·索朗热布旦同宗三兄弟中，由他继位，在切嘎宗附近建立寺院，依佛法掌政。

其后，拉·格登班巴嗣位，笃信佛法，尤崇宗喀巴教派。在若巴桑地方（今桑日县境内）收服难以驯服的邪恶之徒，取下其血淋淋的首级，可谓无所畏惧，披坚执锐，所向无敌。

其后，洛桑土多曲杰嗣位，素怀慈悲之心，力避人为兵戈。然而却有一些鬼使神差的亡命之徒，屡屡挑衅骚扰，终被其臣僚索朗热布旦等人恩威并施制服。赤本向从善事，尤重密宗瑜伽之道。

其后，拉·阿旺格登热布旦明久朗吉嗣位，教业愈加兴隆。在此前后，艾地六寺（即东卡、东司、拉争、洛卡、日果及切卡）香火旺盛。历任赤本分别赐予各寺庄园、房产、属民及山水草场等封地，颁布文告，确定各寺修供本尊、四六续部、密集、胜乐、大威德的年度法事仪规，建立冬夏定期法会，严明僧纪，诸项佛事得到长足发